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3 期 (第 3 卷)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3 2004 (Vol .3)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黎海波,熊燕军

(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并非大大落后于北方,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分布范围广、产量高、质量优良、丝织技术先进、产品大量行销海外。

关键词: 宋代;东南沿海;丝织业;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 K244;F768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 - 0202(2004)03 - 0119 - 09

关于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情况,学界已有多篇文章论及,已经勾勒出了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的概貌,即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三大丝织品基地之一。但这些文章主要不是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对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情况的描述还不全面,相关例证还不充足,甚至有些还不正确。近来更有人声称,无论是地域分布,还是产量、质量,华北平原地区丝织业发展水平在两宋时期都居于领先地位[1],大大低估了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这不仅与唐宋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学界共识相违背,也不符合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事实。下面根据笔者所掌握材料,并结合前辈的研究成果,从分布、产量、质量、技术、产品外销 5 个方面对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情况作逐一分析。

一、分布范围广

我国是世界上野蚕家化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丝织活动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丝织业一直集中在北方,南方主要以麻织业为主,呈现一种“南麻北桑”的格局。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丝织业的重心也逐步南移,唐大历年间“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2],到北宋时,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主要的丝织品产地。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业非常发达,北宋中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李觏,曾对该地区的丝织业生产进行了全面而简要的论述,他说道:“东南之郡,……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锦、厚绫、罗 之衣,名状百出,弗可胜穷。工女机纾,交臂营作,争为纤巧,以渔倍息。”[3]宋代诗人笔下也多处描画了东南沿海地区蚕桑丝织业的盛况,如范成大《缲丝行》:“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缲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今年那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丝去。”[4]《照田蚕行》:“今春雨雹茧丝少,秋日雷鸣稻堆小。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5]爱国诗人陆游、杨万里也写了许多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优秀诗篇,笔者粗略估计,其中与丝织业有关的诗达数百首之多,集中描绘了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粮桑并茂,蚕业

收稿日期:2004 - 03 - 27

作者简介:黎海波(1975 -),男,汉族,湖北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

兴旺的生动景象。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品生产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两浙路。如湖州,“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6],“唯藉蚕办生事”[7],“湖州村落朱家屯民朱佛大者,递年以蚕为业”[8]。严州,“惟陆耕是力,惟蚕桑是务”[9],“土不产米,民仅以山蚕而入帛”[10],由于丝织业发达,“郡以绢三万匹代婺输上供,易婺米一万五千硕以供郡饷”[11]。杭州富阳,“重于粪桑,轻于壅田”,“一枝之桑亦必争护”[11],余杭“桑眼迷离应久雨,麦须骚杀已禁风”[13]。婺州,“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14],“万室鸣机杼”[15],婺州所属的浦阳县“俗善织,凡补吏者,指此邑为膏润,其空橐而来,盈装而妆者,前后或相继”[16],婺州义乌县“有山谷之民,织罗为生”,产品由城中的“柜户”收购兴贩。秀州,与“杭、湖等州属县,多以桑田蚕为业”[17],秀州华亭县,《云间志》引唐洵《吴王猎场》:“昔在全吴日,从禽耀甲戈,百车尝载羽,一月细张罗,地变柔桑在,原荒蔓草金,思人无复见,落日下山坡。”其注云:“在华亭谷东,吴陆逊生此,子孙尝所游猎,后人呼为陆机茸,今其地为桑陆”,名之为桑陆,可见桑树之多。苏州昆山县“其民务耕织”,由于丝织业发达,当地每年腊月二十五都要举行“照田蚕”仪式,祈求来年蚕桑丰收,“腊月二十五,爆竹驱傩,田家燃炬,名照田蚕”[18]。苏州常熟县,县城有十二坊,其中有两坊为“制锦坊”“兖绣坊”,其第三十三都,有所谓“东桑林”的地方[19]。常州无锡县,“男耕女织,生业是勤”[20]。台州,“采桑风雨无辛苦,指日缫成白雪丝”[21]。处州,“耕桑甚广,民少惰游”[22]。越州,“有桑麻鱼稻藤苎 竹箭之饶”[23],“万草千花,机轴中出,绫纱僧 ,雪积缣匹”[24]。衢州江山县,“每春时昏翳如务(雾),土人谓之‘黄沙落’,云有沙堕于田苗果菜之中,皆能伤败,沾桑叶尤损桑,中人亦能生疾”[25],同样有桑蚕生产。

江东路的丝织业生产也很发达,分布亦较广。江宁府,“俗勤蚕桑,帛冠它郡”[26],“带城桑柘接新耕”[27]。太平州,“江东、江西之人,凡低山平原亦皆种植(桑树),尝见太平州老农云,彼间之种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29]。江州,孔平仲《闻砧作》“见蚕成茧能几日,缯帛输官千万匹”[29],江州瑞昌县“瑞昌之民……农桑余暇摘山自丰”[30]。饶州,“余干县润陂谭曾二家,每岁育蚕百箔”[31]。徽州,“徽州民尽力蚕事,所织绢帛不异他郡”,“一时创行机织”[32]。信州,“吾知饶信间,蚕月如歧邠,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36],信州玉山县,“家家缲茧火,处处插秧歌。麦熟黄疑委,桑余路尚多”[34],“缲车香里过征衫,白茧黄丝两两三。不是秋风上饶路,一生不信有冰蚕”[35]。池州,“泉作溪流石作桥,桑麻成垅接东饶”[36]。南康军,“多种桑柘麻。”[37]

福建路的丝织品生产在宋代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与江浙地区比起来,其发展程度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福建通志》卷9《风俗》引何乔远《闽书》云:“福州,闽中一带都会……纺织之利颇饶”,引《长乐志》云:“土瘠民稠,男勤耕读,女尚蚕织,滨海者事渔钓,附山者为工商”,引《闽清志》云:“男耕女织,民不侈靡”。福州古田县,“语出桑阳鸠妇喜,身穿麦秀雉雏娇”[38]。建宁武夷山,陆放翁“压车麦穗黄云卷,食叶蚕声自雨来”[39],戴复古“远林桑尽蚕成茧,野水萍开獭趁鱼”[40],都是反映武夷山一带蚕桑业的兴盛。泉州,“绮罗不减蜀吴春。”[41]泉州安溪县,黄朴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知安溪县时,“崇学校,课农桑,务尽教养之法。”[42]

与上述诸路比起来,广东路的丝织品生产最为落后,但这一地区也不是丝织品生产的空白之地。《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25《农桑部丛考六》:“徽宗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使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可见宋代广东的丝织品生产较之前代亦有相当发展。不仅如此,个别地区还相当发达,如潮州“稻再熟而蚕五收。”[43]

又,《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记载有宋代土贡丝织品的地区(见表 1、表 2),从中亦可反映出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分布情况。

表 1　《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元丰年间丝织品土贡州军表

路分	州军总数	贡丝织品州军	所占比例
河北东路	16	14	87 .5 %
河北西路	16	14	87 .5 %
京西北路	9	7	77 .7 %
京东西路	7	5	71 .4 %
京东东路	9	6	66 .6 %
两浙路	14	9	64 .3 %
淮南东路	10	6	60 %
梓州路	14	7	50 %
夔州路	13	6	46 .2 %
淮南西路	9	4	44 .4 %
利州路	10	4	40 %
京西南路	8	3	37 .5 %
福建路	8	3	37 .5 %
荆湖北路	11	4	36 .4 %
成都府路	14	4	28 .6 %
河东路	22	5	22 .7 %
江南西路	10	2	20 %
广南东路	15	3	20 %
江南东路	10	1	10 %
秦凤路	16	1	6 .3 %
永兴军路	18	1	5 .6 %

表 2　《宋史·地理志》载宋代土贡丝织品州军表

路分	州军总数	土贡丝织品州军	所占比例
河北东路	19	14	73 .7 %
两浙路	14	9	64 .3 %
京东西路	10	6	60 %
京西北路	10	6	60 %
河北西路	19	11	57 .9 %
京东东路	9	5	55 .6 %
利州路	10	4	40 %
夔州路	14	5	35 .7 %
潼川府路	15	5	33 .3 %
成都府路	15	4	26 .7 %
福建路	8	2	25 %
河东路	25	6	24 %
荆湖北路	14	2	14 .3 %
广南东路	15	2	13 .3 %
京西南路	9	1	11 .1 %
江南东路	10	1	10 %
江南西路	10	1	10 %
秦凤路	16	1	6 .3 %
永兴军路	18	1	5 .6 %

虽然产丝州军并不一定土贡丝织品,但土贡丝织品的州军则一定是产丝州军。从表 1 和表 2 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两浙路的产丝州军比例已经接近传统丝织业中心——河北地区,在表 2 中,两浙路(64 .3 %)甚至超过了河北西路(57 .9 %),由此可见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分布之广。

二、丝织品产量高

宋代,丝是主要的纺织纤维,丝织业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加之收益丰厚,因此发展迅速。据《通典》卷 6 和《册府元龟》卷 487 载,唐中宗时,政府年入调绢 200 万匹,玄宗时增至 740 万匹。而据《文献通考》卷 20《市籴考一》,到宋哲宗元　初年,税绢加上和买折帛,政府收入绢帛 2445 万匹,相当于盛唐三倍有余。《宋会要辑稿》食货 64 之 1～4 记载有宋代全国丝织品租税收入的统计数字(见表 3)。原文未载年月,但从其所列 23 路看,当是北宋神宗元丰之后的数字;又文中有梓州路之名,而该路在徽宗重和元年(1118)改为潼川府路,所以此应为神宗元丰至徽宗政和年间数字,即北宋中晚期。

从表上列举的数字来看,“罗”只产于两浙路,“绫”主要产于河北东路、京东西路、淮南西路,绢则以两浙路和江东路收得最多,“　”主要产于河东路、荆湖南路,“纟由”主要产于两浙路、江东路、河东路,“丝绵”主要产于两浙路、江东路。总的来看,东南沿海地区(两浙路、江东路、福建路)的丝织品生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优势,罗绫绢　纟由等占全国的 41 .1 % ,丝绵占全国的 43 .4 % 。相形之下,华北平原地区(河北路、开封府、京东西路)罗绫绢　纟由占全国的 34 .7 % ,丝绵占全国的 20 .4 % ;四川地区(川峡四路)罗绫绢　纟由占全国的 15 .1 % ,丝绵占全国的 16 .8 % 。

表3 北宋中晚期丝织品税租收入表 单位:匹、两

品种 / 地区	罗	绫	绢	紬	合计	所占比例	丝绵	所占比例
两浙路	860		673009	104256	778125	25.6%	2004800	30.4%
			9	56	5 %		00	
江南东路			383659	62288	445947	14.6%	1198244	13%
京东东路			282840	33253	316093	10.4%	35099	0.3%
梓州路			213396	19840	233236	7.7%	431384	4.7%
京东西路		4032	207589	21574	233195	7.7%	469332	5.1%
河北西路			230910		230910	7.6%	955008	10.3%
荆湖北路			131137	24506	155643	5.1%	198101	2.1%
利州路			111650	11676	123326	4.1%	194670	2.1%
江南西路			105538	25	105563	3.4%	344784	3.7%
河东路				22729	52988	75717	2.5%	86	*
成都府路			63760		11703	75463	2.5%	831505	9%
淮南东路			40646	2149	10537	53332	1.8%	662835	7.2%
淮南西路		2871	39038	2247	8301	52457	1.7%	452595	4.9%
开封府界			46372		3851	50223	1.7%	170633	1.8%
福建路			28545			28545	9.4%		
夔州路		83	19440		4722	24245	0.8%	94439	1%
京西南路			18500		2514	21014	6.9%	62928	0.7%
荆湖南路				45	20694		20739	0.7%		
京西北路					4002	3530	7532	0.2%	508415	5.5%
河北东路		7315					7315	0.2%	618804	6.7%
永兴军路									101	*
秦凤路									1226	*

资料来源:《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四之一一四。

①原文中有一段"西路夏二十三万九百一十匹(绢)",结合分布情况,估计为河北西路数字。

②*为比例极小者,可忽略不计。

南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北方的各种熟练工匠大量涌入东南,丝织业等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一跃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建炎元年(1127),知越州翟汝文奏:"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乃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44],浙东和预买绢为97万匹,越州60万匹,又"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可知此"一路"非指浙东,而是指两浙,即两浙路和预买总额为200万匹。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万匹,绫罗 三万余匹",共约300余万匹,其中二浙"上供和买绸、绢,每岁一百七十万匹"[45],而四川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余匹,锦绮一千八百余匹段,总共才11万匹。

南宋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比率到底是多少?据表3我们可知,北宋中晚期东南沿海地区、华北平原地区、四川地区丝织品税租收入占全国比值(指绢紬等的比值)分别为41.1%、34.7%、15.1%,前面我们说到税租收入与实际产量比较接近,故也可以作为产量比值。假设南宋初年丝织品的发展水平与北宋中晚期处于同一水平,由于河北沦陷,东南沿海地区和四川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比值变为62.9%、23.1%。当然南宋丝织品生产较之北宋有很大发展,但由于

统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南移,其增加的部分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以外调数为例,北宋中晚期东南沿海地区外调丝织品为 176 万匹,南宋初年为 195 万匹,增加 19 万匹;而北宋中晚期四川地区外调丝织品为 9 万匹,南宋初年为 11 万匹,只增加 2 万匹,因此四川地区可能不足 23 .1 %,而东南沿海地区则可能高于 62 .9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南宋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比率应不低于 60 %。

那么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到底有多高?下面我们使用消费法来作一估测。所谓消费法,即是先算出宋代户均丝织品的消费量,然后乘以全国的户口总数,最后乘以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即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 = (宋代户均丝织品消费量×全国户口总数)×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份额。

北宋中晚期全国人口总数,我们以徽宗崇宁元年(1102)为准,即 2001 万户;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全国总户数为 1267 万户,这是南宋人口最多的记录[46]。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份额,我们就以前面的估算为准,即北宋时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 40 %,南宋时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占全国的 60 %,将这些数据套入算式,我们算出北宋中晚期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的产量 = (4 .2×2001)×40 % = 3362 万匹,南宋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的产量 = (4 .9×1267)×60 % = 3725 万匹。即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产量大约在 3000 万匹到 4000 万匹之间。

三、丝织品质量优良

学界通常认为,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物质量较华北平原地区为逊,其根据有二:①该地上供绢帛质量低劣;②南宋人的评价,如庄绰《鸡肋编》说:“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笔者以为,上述两条说服力不够。宋代对上供绢帛的尺寸有详细规定,但东南沿海地区丝绵细小,若按相同质量要求进行织造,则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原料,这对东南沿海地区农民是不公平的,也是该地上供绢帛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庄绰也只是说婺罗的丝缕较细,其它则‘不减东北’,并不一定是否定质量的意思。实际上,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品质量与华北平原应属旗鼓相当,苏籀《双溪集》载,“缣绮之美,不下齐鲁。”其著名者,则有 20 余种,并不比华北平原少。

(1)绫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绫的著名品种有越州寺绫,庄绰《鸡肋编》载,“越州尼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剡县樗薄绫,这种绫以状如樗蒲子得名。此外杭州有狗蹄绫、柿蒂绫,镇江有方纹绫、水波绫,而据《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载,这一地区主要绫产品还有仙纹绫、白绫、白编绫等等。

(2)罗

织罗技术在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宋代罗的名目繁多,技术进步,成为当时的著名丝织物品种。宋代罗主要产于东南沿海地区,著名品种有前述之婺州罗。越州一些庵堂的尼姑也加入了织罗的行列,其产品即驰名的‘宝街尼罗’,《嘉泰会稽志》载‘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润州大花罗也比较有名。杭州还有花罗、素罗、结罗、熟罗、线住罗等。

(3)缎

缎是指缎地丝织品。缎织物起源于汉,发展于唐,盛行于宋,鼎盛于明。缎柔软而有光泽,同

多彩的织锦技术相结合,成为丝织品中最华丽的“锦缎”。缎织物在古代又称“纟宁”,宋人洪皓《松漠纪闻》中就有“纟宁”丝的记载。宋代的缎织品主要产于东南沿海地区,如杭州,《梦梁录》卷18《物产》:“ 丝,染丝所织诸颜色者,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福建和广东的缎制品生产文献中虽没有记载,但可能也有相当发展,因为在元明时出现著名的“漳缎”、“泉缎”和“粤缎”。

(4)纱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纱的著名品种有剡县绚纱,“绚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萧山 ,《嘉泰会稽志》载“数十年来颇出于萧山县,虽未臻绝妙,然与吴中机工略相当矣”。越州轻容纱、方空纱,“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光焕发,无花薄纱也。王建《宫词》云:嫌罗不著爱轻容……元丰九域志:越州岁贡轻容纱五疋是也。又有所谓方空者,……荆公诗云:春衫犹未著方空。”上饶醒骨纱:“临川上饶之民,以新智创作醒骨纱,用纯蕉相兼捻线,夏月衣之,轻凉适体。”[47]湖州梅溪安吉纱,《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今梅溪安吉纱有名”。镇江纱也很有名,“出丹徒县洞仙、高平二乡,浙人贵重之”[48]。建阳纱,《春渚纪闻》卷6:建阳出产小纱,是地方名产。此外,《梦梁录》卷18《物产·丝织品》记杭州有素纱、茸纱、天净纱、三地暗花纱、栗地纱等。《景定建康志》卷42《物产》记建康出产花纱、四紧纱。

(5)锦

锦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宋代的织锦技术较前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著名的有“苏州宋锦”、“南京云锦”,主要用作装饰[49]。杭州则有所谓“绒背绵”,《梦梁录》卷18《物产·丝之品》:“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福建的建宁锦也很有名,《岛夷志略》所载宋元中国外销丝织品,惟一以地名命名的即建宁锦。还有一种锦叫做画锦,以信州、相州所产最为著名,《范石湖集》卷9《画锦行送陈福公判信州》:“画锦声名两荣耀,惟有信州如相州。”

(6)缂丝

缂丝是一种珍贵的丝绸产品,在花纹部采用通经回纬的方法织制。因为没有通纬,所以花纹和地纹的连接处有明显的断痕,像刀刻一般,“缂丝”因此得名,古代又称“刻丝”、“克丝”、“刻色作”,日本人称“缀识”,但却是中国独有的工艺品。北宋南迁以前,缂丝以河北定州名气最大,到南宋,缂丝技术南移。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出产缂丝的有嘉兴府(秀州),《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有克丝之名。杭州,《梦梁录》卷18《物产·丝之品》记杭州出产克丝有花、素二种。宋代出现了一些缂丝名匠,如朱克柔、沈子藩、吴煦等,他们均为江浙人,由此亦可反映东南沿海地区缂丝之发达。

(7)刺绣

与唐代相比,宋代丝织品一定程度上放弃印染技术的应用,而大量地进行刺绣。宋代刺绣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江浙及北宋都城开封附近,南宋时偏安杭州,刺绣产品就基本上集中在长江下游的苏、松、杭一带,尤以杭州、苏州最盛,这就是著名的“杭绣”、“苏绣”。南宋时,苏州城内是“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一些街巷绣工十分集中,地因绣而名,当时就有“衮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绣衣弄”等。

除上述丝织产品外,宋代较为有名的丝织物,还有画绢,《咸淳临安志》卷58称:“机坊多织唐绢,幅狭而机密,画家多用之”。绵绸,《紫桃轩杂缀》载:“硖石人积梅雨以二蚕茧缫丝织绸,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阴色,其法本宋宁宗宫禁制,号天水碧”。明州奉化 ,罗浚《宝庆四明志》载:“(明州)俗不甚事蚕桑纺绩,故布帛皆贵于他郡。惟奉化 密而轻,如蝉翼,独异他地。”绵纡由《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布帛》:“土人所织名南纡由,掇绵为之,名绵纡由。”越州茧布,“今诸几之俗,纡缉茧绪,纤如

彩缕,织之成匹,盖状似　而密缜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诸几吴绢,《嘉泰会稽志》载:“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于潜绵,《梦梁录》卷 18《物产·丝之品》:“绵,以临安于潜白而细密者佳。”

四、丝织技术先进

(一)冷盆缫丝技术

缫丝法,宋代北方实行热釜法,南方实行冷盆法,《王桢农书》卷 20《农器图谱·蚕缫门》:“南州冷盆……北俗尚热釜。”冷盆法较之热釜法,缫出的丝质量更高,《王桢农书》卷 6《农桑通诀六·蚕缫篇第十五》:“缲丝有热釜冷盆之异,……热釜要大置,于釜上接一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满,甑中用一板栏断,可容二人对缲也。水须常热,旋旋下茧,多下则缲不及煮损,此可缲粗丝,单缫者双缫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缲洁净光莹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时添水八九分。水宜温暖长匀,无令乍寒乍热,可缲全缫细丝,中等茧可缲双缫,比热釜者有精神而又坚韧也。”

(二)丝织提花机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工艺技术先进,实际上前面关于质量的论述已有部分说明,下面再补充一点生产工具方面的,即丝织提花机的改进。丝织提花机从三国曹魏初年马钧进行改革后,经过唐、宋几代的改进提高,这种提花机逐渐完善和定型。在宋代楼　的《耕织图》上,就绘有一部大型提花机,这部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他们互相呼应,正在织造复杂的花纹,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耕织图》上的提花机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构完整的提花机,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提花机又有了新的改进,据薛景石《梓人遗制》介绍当时有立织机、提花织机、罗织机,其中的立机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立式织机(我国以前的织机是卧式的)。

五、丝织品大量行销海外

丝绸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其柔软的质地和绚丽的色彩,一直以来都得到其它各国人民的喜欢,《长编》卷 409 载:“丝绵缣帛蕃商所欲之货。”宋代,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丝绸产品更是大量行销海外。

宋代丝绸产品行销很广。《宋史》载高丽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丝绒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日本是中国丝绸的传统进口国。日本人称中国丝织品为唐绫、唐锦,称本国的丝织品为和绫、和锦,唐绫、唐锦的价值远在和绫和锦之上。据 12 世纪藤原明衡的《新猿牙记》,作为有代表性的“唐物”,最多的是各种香料、药材,其次是绫、锦等各种高级丝织品,据说贵族们的衣服都是中国纺织品缝制的。又《朝野群载》卷 20 记载了宋朝商人李充赴日贸易的公凭,上面附录有中国输日商品名单,其中就有一些丝织品,“……象眼肆拾疋(一种丝织品),生绢拾疋,白绫贰疋。”

东南亚也是中国丝绸外销的目的地。渤泥国和占城都无丝绸,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沿海地区丝绸大量行销该地。《岭外代答》卷 6《安南绢》:“安南使者至钦,太守用妓乐宴之,亦有赠于诸妓,人以绢一匹,绢粗如细网,而蒙之以棉。交人所自着衣裳,皆密绢也,不知安南如网之绢何所用也。余闻蛮人得中国红　子,皆拆取色丝,而自以织衫。此绢正宜拆以其丝耳。”南宋初年,大将张俊起用一个商人出身的老兵赴海外贸易,其中就有大批彩帛。

据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宋代中国丝绸外销达到 11 个国家或地区,不仅包括中国的周边地

区,更远至印度、斯里兰卡。其产品也更多,有绢伞、绢扇、缬绢、白绢、假锦、建阳锦、锦绫、皂绫、五色绢、丝帛等。

宋朝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丝织品外销的步伐。如宋政府常常将丝织品作为招诱蕃商、博易蕃货的主要物资。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派遣内侍四人携带金帛等前往海南诸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角、真珠、龙脑。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三佛齐国船长向广州提举市舶孙 赠龙脑和布,孙 向朝廷报告,诏令按价收入官库,“悉市帛以还”,全部以绢帛优惠还报。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由于进口香药过多,铜钱外流严重,规定只用绢帛、锦绮、瓷漆等与蕃商博易。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外销的丝绸主要应是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这一方面如前所述,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绸生产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已经赶上并超过了传统的产地,并且东南沿海地区港口众多,有利于丝绸的外销,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的丝绸生产具有不同的功用。

参考文献:

[1] 李 卿.论宋代华北平原的蚕桑丝织业[J].厦门大学学报.2002,(1).
[2] 李 肇.国史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李觏集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范石湖集(卷3)[Z].北京:中华书局,1962.30.
[5]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范石湖集(卷30)[Z].北京:中华书局,1962.412.
[6] 嘉泰吴兴志(卷20)[A].宋元方志丛刊[Z].4859.
[7] 陈 农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
[8] 洪迈著,何卓点检.夷坚丙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496.
[9] 董 严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00.
[10] 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M].四库全书本.531.
[11] 淳熙严州图经(卷2)[Z].宋元方志丛刊本.4367.
[12] 程 珌.洺水集(卷19)[Z].四库全书本.455.
[13] 范石湖集(卷2)[Z].28.
[14] 刘 敞.公是集(卷51)[Z].四库全书本.859.
[15] 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0)[Z].四部丛刊初编本.
[16] 强 至.祠部集(卷32)[Z].四库全书本.364.
[17] 程 俱.北山小集(卷37)[Z].四部丛刊续编本.
[18] 淳 玉峰志[Z].宋元方志丛刊本.1061.
[19] 琴川志[Z].宋元方志丛刊本.1155.
[20] 无锡志[Z].宋元方志丛刊本.2186.
[21] 熊守克.劝农十首[Z].宋元方志丛刊本.7581.
[22] 杨 亿.武夷新集[Z].四库全书本.455.
[23] 秦 观.淮海集·后集[Z].四库全书本.499.
[24] 王十朋.会稽三赋[Z].四库全书本.261.
[25] 庄绰著,萧鲁阳点检.鸡肋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29.
[26] 景定建康志[Z].宋元方志丛刊本.2018.
[27] 张 耒.金陵怀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201.
[28] 程 珌.洺水集(卷19)[Z].四库全书本.455.

[29] 孔平仲 .朝散集(卷 1) .[A],载清江三孔集[C],豫章丛书 .
[30] 隆庆瑞昌县志[A] .明·天一阁方志选刊[Z]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31] 洪　迈 .夷坚志·支丁(卷 7)[Z] . 1023 .
[32] 宋会要辑稿[Z] . 6260 .
[33] 赵　翼 .陔余丛考[Z] .
[34] 赵　蕃 .淳熙稿(卷 11)[Z] . 四库全书本 .177 .
[35] 杨万里 .诚斋集(卷 26)[Z] . 四部丛刊本 .
[36] 嘉靖池州府志(卷 8)[A] . 明·天一阁方志选刊[Z]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37] 朱　熹 .朱文公文集(卷 99)[C] . 四部丛刊初编本 .
[38] 戴复古 .石屏诗集[Z] . 四部丛刊续编本 .
[39] 钱仲联校注 . 剑南诗稿(卷 22)[Z]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63 .
[40] 杨　亿 .武夷新集(卷 1)[Z] . 四库全书本 .364 .
[41] 苏　颂 .苏魏公集(卷 7)[Z] . 四库全书本 .167 .
[42] 嘉靖安溪县志(卷 5)[A] . 明天一阁方志选刊[Z]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3] 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 100)[Z] .3107 .
[44] 宋史(卷 175)[Z] . 4239 .
[45] 徐规点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A],唐宋史料丛刊[Z] .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291 .
[46] 文献通考(卷 11)[Z] .116 .
[47] 陶　谷 .清异录[Z] . 四库全书本 .895 .
[48] 杨积庆等点检 . 至顺镇江志[Z]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16 .
[49] 杜石然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M]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94 .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 spinning in Southeast Foreland in Song Dynasty

LI Hai-bo, XIONG Yan-jun
(*Faculty of Politics and Law, Hanshan Teachers School, Guangdong Chaozhou* 52104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 spinning in southeast foreland in Song Dynasty did not lag far behind the north, but had its characteristics: widespreading, great output, high quality,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orting largely .

Key Words: Song Dynasty; southeast foreland; silk - spinning; characteristic